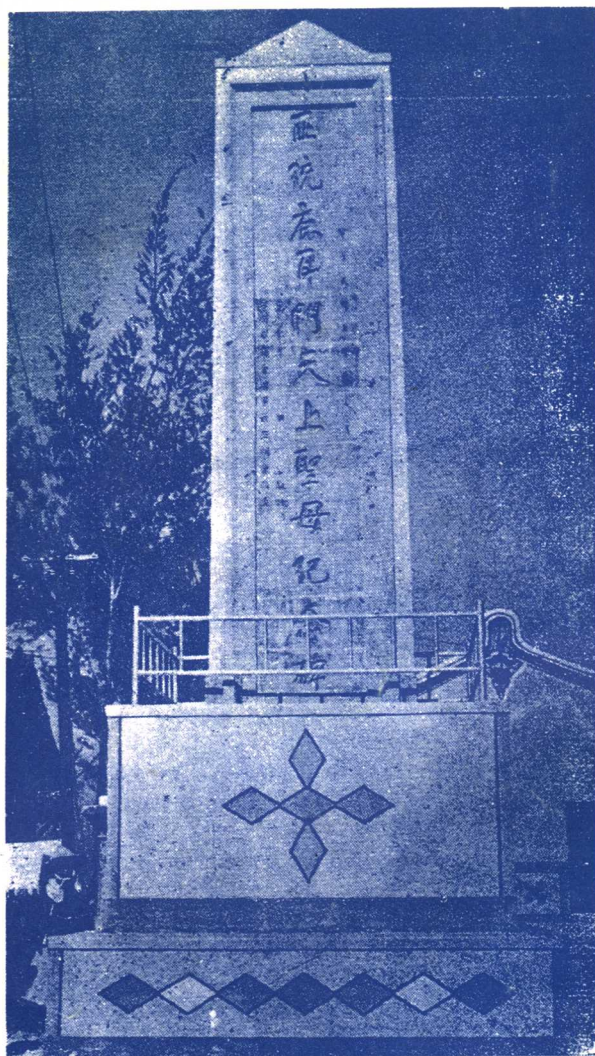


鹿耳門志

十有年

第一輯



監察院于院長題，臺南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辛文炳敬立
「正統鹿耳門天上聖母紀念碑」，高二丈餘，現立土城正統鹿耳門廟前

臺南市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管理委員會編印

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第二屆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監查委員名冊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秘書
總幹事

方文龍	郭順發	蔡清炳	蔡炳飛	蔡景山	郭福義	郭清水	陳振合	洪振水	洪善輝	林進善	郭金鐘	郭章石	郭清宛	鄭格立	曾江水	蘇榮山	施明川	郭銘宏	郭自財	邱朝明	蔡永聰	張永聰	陳聰	蔡連允									
城西街二段二三巷三三號	永康鄉中華西街二一七號	台南市育平九街三七一號	青砂街一段二三號	城西街一段一八巷四二號	城西街一段一四九巷三九號	城西街一段一七八號	城西街一段一八巷二四弄六號	安中路六段五七八巷一六號	安中路六段四二九巷廿八號	青砂街二段七三巷一號	青砂街二段三五四號	安中路六段五一九巷二一號	城西街一段六六三巷九一號	城西街二段一八巷一五號	城北路九八巷二二號	城北路一九四巷一號	青砂街一段七三號	青砂街一段六三巷二〇弄一〇號	海佃路一段二四三巷三八號	青砂街五七二巷一四號	台南市立人路五十一巷二八號	城南市新忠路一七號	城北路一四四號	城西街一段六九號	安中路六段五五四巷五五號	青砂街二段三五五號	城西街五二〇巷一弄二一號	城西街二段二六一號	西門路三三三號	城北路一二三號	青砂街一段二九五巷六八九號	台南縣永康鄉南工街七一巷五號	台南市城西街一段六一巷一二二弄十二號

鹿耳門志第一輯

非賣品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五版

發行者：台南市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管理委員會

編輯者：鹿耳門志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台灣省台南市安南區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管理委員會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城東里245巷160號

電話：(〇六)二五七七二八九
二五七七五四七
二五七一九六五

印刷所：登祥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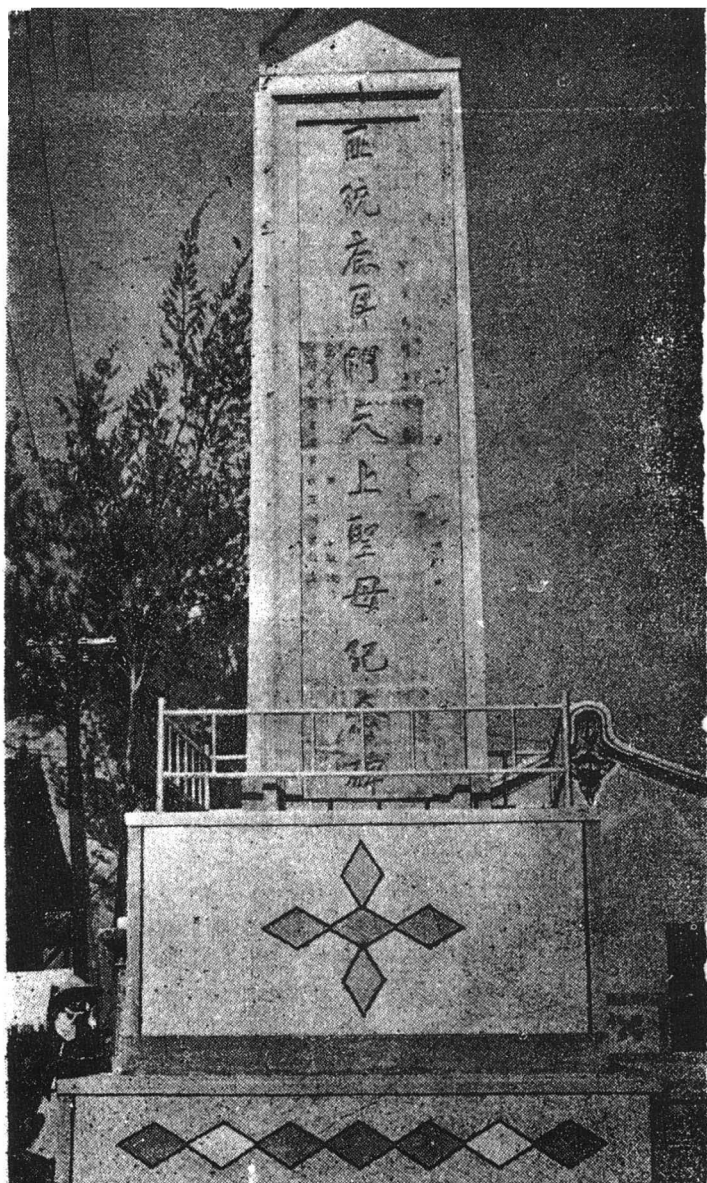
台南市三官路八九巷二八號
電話：(〇六)二六一二三四七



整理真確鄉土文獻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內政部連部長題，臺南市商會理事長王朝榮敬立「正統鹿耳門天上聖母紀念碑」，高二丈餘，現立土城正統鹿耳門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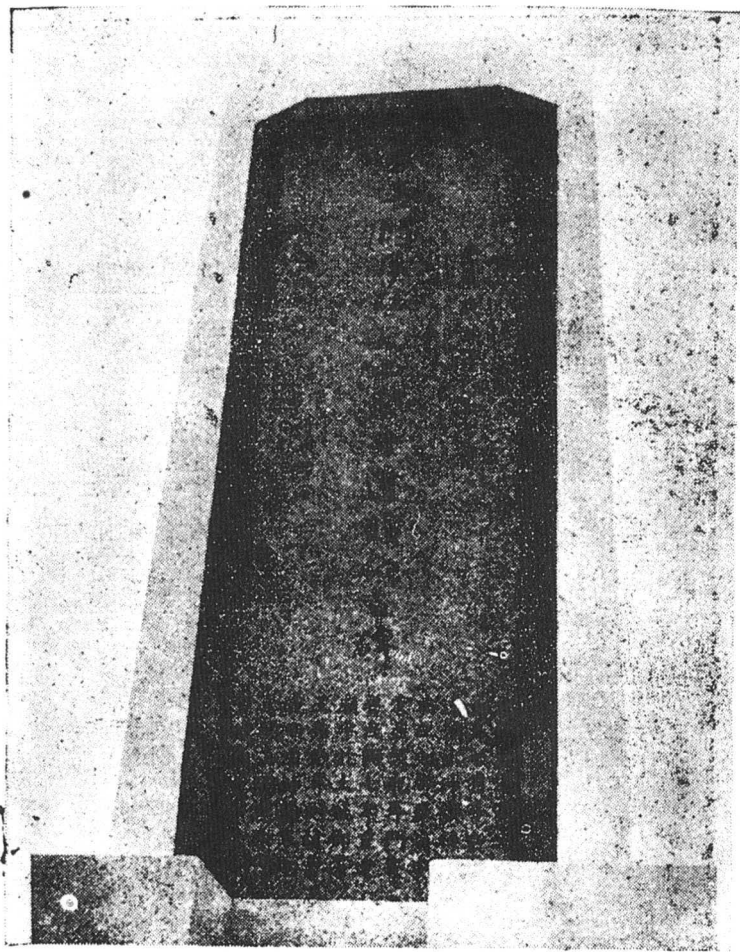
臺灣省政府周主席題「鹿耳門天上聖母廟」額



臺灣省議會黃議長題「鹿耳重光」匾



鹿耳門天上聖母廟原址在土城王夫扶、洪水色魚堀中，近常有人僞指遺址處所，現勒此碑，以誌真蹟。



碑蒙監察院院長三原于公賜題，曰「鹿耳門原址天上聖母遺蹟紀念碑」。本廟董事會附誌云：「本廟於清道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遭洪水冲毀，神像由三郊寄奉海安宮，並設鹿耳門寄普。民國七年重建廟宇於土城，鄉耆王鍾嶽等到該宮迎回原神像奉祀。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董事會立。」

鹿耳門天上聖母廟「大媽」聖像



此像爲鹿耳門舊廟鎮殿正像，威儀慈祥，進香遊覽者莫不肅然起敬。安南區各村居民咸蒙神澤，遠至臺南縣、高雄縣市鄉間人民，亦仰慕聖母慈暉，每來祈安。自土城建正統廟成，神安人安，護國惠民，靈庥永垂，將千秋而無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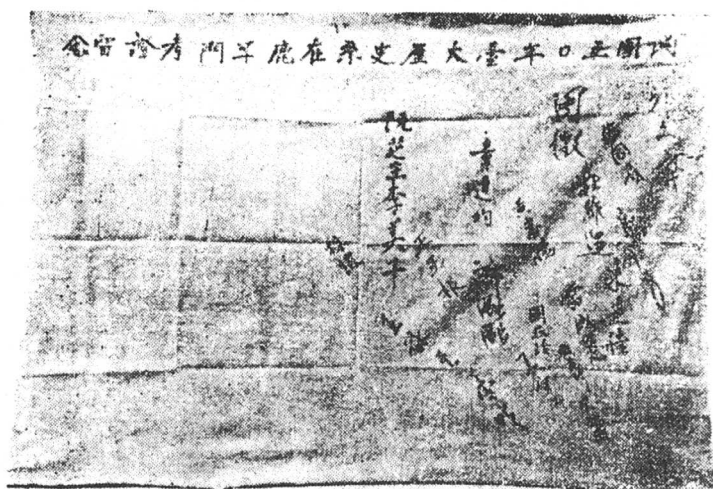


土城「正統鹿耳門天上聖母廟」，建於
中華民國七年。近經修葺，丹雘一新，
廟貌燦然；安靈致虔，民心大安。



「鹿耳門天上聖母」石香爐一件，係舊廟正
殿原物。舊廟毀於洪，爐沈水中。至正統廟
建，土城人士自泥中發之；移置廟中。

民國五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由臺大師生組成古史考察隊，周歷全省，考證古史，收獲至豐，其有關鹿耳門之結論，尤發前人所未發，掃久成之謬見。此為該隊全體隊員之簽名。



「瓷貼」為中國固有之民間藝術。此「雙龍戲水」之廟壁瓷貼，為正統鹿耳門聖母廟新近所作者。神態活躍，實有正統維新、鹿耳重輝之意義在。



重刊鹿耳門志弁言

董事會

本志自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刊行至今已十六年整。歲華久歷，價值未減；同時久受考驗，證據愈顯堅強。當年對本志作者橫加的一些無理中傷，一一得到實證的駁斥，而昭然大白。現在要補充如下：

一、本志「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所引「被遺誤之臺灣」的 Zeelandia 城和 Lakiemnyse（鹿耳門）水道的距離「一哩」的正確比例是：七·四〇七四〇七公里。其他五、六公里等比例，無疑都屬臆說。

二、荷蘭據臺時的 Roede 與公尺之比例應為一比十，終獲實證資料的堅強支持，當年膽敢枉誣五人小組為無據者，自己才真是沒有證據的無的放矢者！

三、「由兩幅古圖談鹿耳門考證」中的「Verse Rivier」原譯作「母犢」溪，應訂正為「淡水」溪。

四、北線尾島南端「北港道」的港口，根據荷蘭文獻，專名為「鹿口」。近人不察，把「鹿口」與「鹿耳門」混為一談，不自知誤，反敢以訛責人。眞真是徒表自己的幼稚而已！

五、鹿耳門本為要塞之地，建有墩壘，故稱土城。所以「土城」地名本身，就是「鹿耳門」在此的有力證據。臺灣以土城為稱的地方不少，它們共同的特徵是全屬古蹟，臺南市的土城是其中最著的一處。我們鹿耳門古蹟的老百姓們，有一個覺悟，那就是現在的假學者實在太多。我們自己不作研究，難免遭枉受害，所以決定創辦「鹿耳門」的研究專刊一種，隨時對那些冒牌教授（已經退休尚未經教育部檢定者）的無端中傷，迎頭加以痛擊！

我們竭誠希望海內外學人，時時給我們鞭策指教！

溫故知新，我們重刊鹿耳門志，即係為新的刊物作準備。鹿耳門史蹟的發揚光大，就從現在宣告：努力開始！

正統鹿耳門天上聖母祝文

辛文炳

（編者按：正統鹿耳門天上聖母祝文一篇，爲現任臺南市長辛文炳先生所撰。頌母德，歌神庥，鏗鏘韻律，文至可誦；虔誠禱祝，旨尤懇摯，信鹿耳勝蹟重要之文獻。去年四月廿一日，南市冠蓋雲集土城，善男信女，途爲之塞。臺南文廟樂局以成社樂生禮生四十餘人亦至廟中肅奏雅樂，舉行古禮祭典，一時欣傳盛事，亦鹿耳名區一段重要之歷史也。）

維

中華民國五十年四月廿一日歲次辛丑年穀雨後第一天甲申日，臺南市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祭典主祭委員市長辛文炳暨陪祭委員程元藩、王秀春、王朝榮、郭清林、蔡紅沙等，謹具清香四菓正帛醴品，致祭

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天上聖母千秋，爲文祝曰：

聖恩浩浩，德配蒼天！母範弘弘，儀傳奕世。顧四海之茫茫，功高護國；念中原之蕩蕩，績偉安瀾。當此蒸民抗暴，勇士投軍，桑榆俎豆，祈求拯起災黎；海國慈帆，深望能消赤禍！神輿繞境，赫赫堂堂；后德昭彰，巍巍穆穆！伏願

聖光寶島，海不揚波；重建神州，民知孝行！

尚鑒。

鹿耳門志發刊辭

鹿耳門是民族英雄鄭成功復土興臺首先著績的名區，是震燬國史的偉大史蹟，這值得每一個有血氣有靈魂的中華兒女歌頌，懷念，進而加以研究。我們是一群生於斯、長於斯的鹿耳舊墟的居民，因而對鹿耳門史事倍感親切而特加重視，故對鹿耳門史事的研究有提倡的責任，也有提倡的熱忱。祇是我們自揆能力財力不足負起積極推動的工作，所以心所嚮往的是那學者專家們的精勤考證，和有關學術機構認真無私的主持公道。五年來，很欣慰鹿耳門史蹟終於成為學術界熱烈討論的課題，由小而大，由疏而細，從被遺誤的境況中，進而圖文並富而大白於世，鹿耳門從此不再是無從憑弔的空影絕踪了。可是在這五年進行鹿耳門研究的過程中，由於這個課題的重大，不幸引起三數偏見人士的金邪覬覦。他們把鹿耳門當做出名的工具，以巧言令色、遮人耳目的本領，不法手段，要硬生生地把真實可考的鹿耳門史蹟再送回無何有的地方去。這一來若干學術機構中毒癱瘓了，今天有關鹿耳門的是非曲直，已被鬧得混淆不清，正義真理真是存於毫髮，我們再不為真實史蹟奮鬥，這延平王復土興臺的名區便將萬劫不復了。所以我們出面編印「鹿耳門志」。

再則與鹿耳門史蹟密切相關的正統鹿耳門天上聖母誰屬的問題，也是今日熱烈的論爭之一。有幾位審慎人士認為這不算學術問題，故主張無需討論；我們卻以為，信神是宗教的主題，宗教是人生的大事，怎能說鹿耳門天上聖母的信仰不算學術課題？說到「正統」，古人有言「事有本末，物有終始，知所

後先，則近道矣。」「正統」討論的正是那「本末」「後先」的問題，可見事情何等重大？所以「正統鹿耳門天上聖母誰屬」的問題無疑是「鹿耳門研究」課題中很重要的一環。今天此「重要一環」，同樣吃到前述那些偏見人士的虧。土城紹承鹿耳門媽祖正統本有百分百的充足理由，並不怕人家奚落；不過某些故意製造的糾紛要不及時加以指斥，那麼養癰貽患，後果就不堪設想。我們出面編印「鹿耳門志」，於是又有一層迫切的需要。

除此鹿耳門史蹟與媽祖正統以外，鹿耳門的其他歷史、地理、教育、經濟還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這需要一塊充足的園地去培植它們，「鹿耳門志」正就是這種需要的一塊好園地。

下面是「鹿耳門志」的規例：

一、本志以鹿耳門史事爲中心，爲發揚民族精神，研究鄉土史地，提高鄉土智識，培養純正宗教信仰而編輯。

二、本志由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董事會」編印之。

三、本志分輯出版，爲求充分活潑機動，不定期發刊，有時一年可以出一輯，有時三數天也可以出一輯。

四、本志輯收有關鹿耳門正確的研究文字。

五、本志嚴厲拒絕歪曲的、斷章取義的反學術性的文字。

六、本志歡迎全國學者參加編寫工作。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十日 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董事會 謹識

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

許丙丁 顏典權
王鵬程 黃典權
高崇煦 賴建銘

編者按：此文爲「民族英雄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祭典籌備會」鹿耳門證五人小組所撰，繁徵博引，稽證至詳，終獲確論，「祭典籌備委員會」第六次委員會議，一致討論通過，提交臺南市政府辦理中，故此文屬官方臬臬之公案，凡屬有識之士，咸加重視，南北報章，式開專欄，特寫騰載，一時傳爲盛事。

丙丁等受「民族英雄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祭典籌備委員會」全體同仁推派，成立小組，專案研究鄭成功鹿耳門登陸之地點。考從征實錄，鄭王登陸鹿耳門，係自線外駕小哨而至，約在該港南岸接連外海之部份。各委員泛覽舊籍，細考古圖，并經於本（八）月十三日開會研議，將古港之道里方位，辨析論定：鄭王登陸之所，要當不出今日安南區域西里一帶地，立碑紀念，可就該地選擇交通便利、地面寬敞處，籌劃建設。惟恐見有未周，野一漏萬，議決：除將研究結果「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一文依限專案報告大會外，謹公諸社會，敬請高明，惠賜指正。

中華民國五十年八月十三日

許丙丁 顏典權
王鵬程 黃典權
高崇煦 賴建銘
謹識

「鹿耳門」在臺灣全省的古蹟中是很著名的一個，今年因為全省各界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復臺三百年，那三字乃愈益加深地印入人們的腦裏；因此「民族英雄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紀念祭典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三百年祭典籌備會」）乃興議建立「鹿耳門史蹟紀念碑」，藉光盛典。初議交由該會「編輯組」（文獻會編纂組長黃典權兼任組長）研擬地點碑文，交「工程組」（建設局長鄭凱雄兼任組長）進行興建。因祭典本身事務繁重，在祭典以前「編輯」「工程」二組竟無暇顧及。迨祭典完畢，就因為立碑任務未了，該會一時竟未能結束；加以此事需要考據，「編輯組」獨力研擬，難昭慎重，乃推由許丙丁、王鵬程、高宗煦、顏興、黃典權等五人成立小組，並請本市文獻委員賴建銘協助，進行考證、考察，就文獻、實地作縝密之研究，限七月二十日提出報告。「小組」着手研究，因時間匆迫，經簽請批准，延期一月。今考獻披圖，踏勘實地，鹿耳古蹟，槩可論定，爰提報告如後：

本 案 重 心

「鹿耳門」三之初本北線尾北方港道之名，後衍為村名，含義擴大，到後來竟代耕北線尾而成島嶼的全稱。清初設施，還有「鹿耳門同知」、「鹿耳門汛」等等名詞，其中鹿耳門港、鹿耳門嶼，與鹿耳門汛，在官書或私人紀錄中，往往就採用「鹿耳門」一詞去籠統描寫，因此歷史家一不小心就會鬧出主題不清的毛病。所以研究本案，必需把握主題；換言之，即本案重心是在考出鹿耳門港的方位道里，然後才能決定立碑紀念鄭成功的地點究應在於何處。

鄭成功著績鹿耳門的主要史料

鄭成功著績「鹿耳門」的史料，最值得重視的是鄭氏隨員且身經復臺之役的「延平王戶官楊英」的「從征實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行之「實錄」一五〇葉說：

（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黎明，藩（鄭成功）坐鴉船即至臺灣外沙線，各船魚貫絡繹亦至。辰時天亮，即到鹿耳門線外。本藩（成功）隨下小哨，繇鹿耳門先登岸踏勘營地。午後大鯨船齊進鹿耳門，先時，此港頗淺，大船俱無出入，是日水漲數尺，我船極大者，亦無□□，（亦天）意默助也。是晚，我舟

齊到，泊禾寮港（按在今赤嵌樓南邊），登岸札營近街，坊梨□□□，（令宜毅）前鎮（陳澤）督虎衛將坐銃船札鹿耳門，（牽制）水師甲板，并防北線尾。（亦見臺南市文獻委員會主編之臺南文化五卷四期九一頁，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之「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十二種一八六頁）

所謂「蘇鹿耳門先登岸踏勘營地」，「大鯨船齊進鹿耳門」，可知一指陸城，一指港道，紀念鄭成功，二者都有資格，我們研究立碑的地點，該對它們加以權衡。

除了上引文字，下舉各條都值得參考。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二云：

（海上稱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天明，賜姓至臺灣外沙線，各船絡繹俱至鹿耳門線外。此港甚淺，沙壘重疊，大船從無出入，故夷人不甚防備。是日水漲丈餘，賜姓下小船，由鹿耳門登岸。午後大鯨船齊進，泊水寨（筆者按：即「禾寮」之誤）港，登岸紮營。令陳澤督虎衛將坐銃船紮鹿耳門，牽制紅夷甲板船，并防北線尾。

江日昇「臺灣外記」卷五：

初八早（按外記時日有誤），成功坐駕豎起帥旗，旁列五方，中懸龍毒，發炮三聲，金鼓震天，令洪暄引港船先面東而去，諸提鎮照序魚貫。至末刻，遙見鹿耳門，成功令設香案，冠帶叩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顧重恩，委以征伐；奈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而移師東征，假此塊地，暫借安身，俾得重整甲兵，恢復中興！若果天命有在，而成功妄想，即時發起狂風怒濤，全軍覆沒。苟將來尙有一線之脈，望皇天垂憐，列祖默祐，助我潮水，俾鷁首所向，可直入無礙，庶三軍從容登岸！」祝畢，令人於斗頭將竹篙探水深淺。徐回報曰：「是藩主弘福，水比往日加漲。」成功復問曰：「加漲有多少？」曰：「加漲有丈餘。」成功大喜。放炮擂金鼓打招旗與後面船隻好看跟踪。又密令何斌坐斗頭，按圖紆迴，教探水者點篙，徐徐照應，轉舵揚帆，吶喊將赤嵌城而進。

夏琳「海紀輯要」卷之一：

辛丑（永曆）十五年三月，大將軍與師攻臺灣，……四月大將軍入臺灣。賜姓舟次澎湖，下令曰：「視吾鷁首所

向……」至鹿耳門，水驟漲丈餘（原註：港道紆迴水淺，不能渡巨舟，至是驟漲），大小戰船，御尾而進，縱橫無礙。紅夷大驚，以為從天而下。賜姓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哀吾而不委之敵也，天憐孤臣，必有寧宇矣！」引兵登岸，先取赤嵌城。（按琳此書別本「閩海紀要」卷上全）。

此外差不多凡是所有鄭氏史事的著作，有關鹿耳門專條的紀事，都可以看到與前引文字多少類同的地方。可以說從數十以至百條的鄭氏史事或臺灣文獻的紀錄裏，鄭成功進軍復臺，始初著績之處無疑都在「鹿耳門」。（當然在這裏「復臺」兩字，指的是臺灣本島，澎湖則較早列明版籍，故義不相及。再則本題為考證鹿耳門地點，故鄭氏鹿耳戰績以及進軍時間暫毋容論。）中文文獻如此，外國文獻亦然，茲舉要證如下：

C.E.S.著「被遺誤之臺灣」（Verwaarloosde Formosa）卷下說：

貿易風已經過去，他就利用機會在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一日拂曉（鄭成功的入臺是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上午七時半——譯者）「註」來到臺灣的海邊的可以望見 Zealandia 城之處，帶着幾百隻戰艦，滿載着二五〇〇名兵士。他的兵士，都很勇敢，且因久與滿清人戰爭而富於經驗。國姓爺副司令官也是一個 Tartar 人，叫做 Bepontok（筆者謹按：此指親軍驍騎鎮馬信，即馬本督），是一個老練的將官，他突然帶了艦隊進入 Lakienuse（鹿耳門）水道中，在距 Zealandia 城約二哩（按此二哩有誤，釋詳後）的北部的諸島之間。這條水道足可容二〇隻木船並列地開進去。然後他把他的艦隊分佈在 Tayouan（按此指安平）和臺灣本島之間的海灣中，使他的軍隊全部登陸。（臺灣大學教授周學普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經濟史三集」五九、六〇頁）

「註」：據曹永和先生函告：「按七時半係誤排，應作六時半。」

由早期資料論「鹿耳門港」道里方位

鄭成功復臺最先著績之處既無疑是鹿耳門港及其附近陸域，那麼最先需要探討的自然是一百年前後港道該在今日的何處？鹿耳門港在過去三百年是否起過變化？這個名詞所指的地點是否古今一例地始終沒有變動？諸如此類的問題，勢需非常小心地探討。我們發現無論中文、外文的資料，時代鑑別的準尺都非常的重要；換言之，也就是不同時代的紀錄十分可

能所指的不是同一的「鹿耳門港」，因此鄭成功入臺的古港，三百年前的史料遠比一百年前的重要了。

說到三百年前的鹿耳門史料，因為這是個古地理的問題，古地圖遠比當時文字紀錄更重要。從古地圖上要能我到鹿耳門的方位和距離，這個震燬千古的臺灣名史蹟，也許數分鐘就可以解決！我們從日據時代（民國二十年——昭和六年十二月）所刊的「臺灣史料集成」一書裏的十三頁看到四幅有關三百年前鹿耳門的古地圖，它們都是從荷蘭國立檔案（文獻）館拍照而得者。該頁右上角一幅「安平地圖」，有子午坐標，有比例尺，至為寶貴；可惜製版不精，無法細辨。所幸攝影原件現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線條明晰，標記清楚。我們經予重拍，圖片（見附圖1）雖然稍遜，參考起來仍無妨礙。這幅地圖無疑是解決鹿耳門古港一樣最重要的基礎資料。我們就用攝影原件為圖1；請高明畫圖家何友沅先生就原圖重繪改標中文地名，作為圖2；為更求明瞭，把原圖投影於現在地圖上，成為一張「鹿耳門今古疊合圖」，作為圖3。史料集成其餘三幅，參考價值仍高，為求便覽，由何先生重繪二幅，作為附圖4、5；另一幅則據「臺大圖書館」所藏原影，鏡版而為圖6，並列於後。日本村上直次郎教授抄譯之「巴城日記」卷上六二頁附有一圖，諒係上述圖6之重繪圖，為便參考，攝製作為圖7。

各幅古圖的出處藏所，先略加說明：

圖1照片原本現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列為珍件，置保險庫中，標題作「十七世紀安平圖」，臺大未加編號，荷蘭原藏編號為 Leupe No. 305，原圖為一稿件，對摺設色，藏荷蘭國立文獻館。據「史料集成」地圖，說明之部」，知係明崇禎十三年至永曆四年（西元一六四〇—一五〇）之間的作品，距鄭成功光復臺灣為時不過二十年。圖2、3已詳不贅）

圖4，據「史料集成」說明，亦係荷蘭國立文獻館所藏。明天啓五年（西元一六二五）荷人所製。參考「臺灣文化史說」五十二頁，知道原圖線條與此有異，本圖應該是為求明淨而就原圖摹成的，本文為求醒目，再予重畫。

圖5，該是圖6的臨本。

圖6，出處時代與圖4同，係實測之海圖，荷蘭文獻館原藏編號為 Leupe No. 301，是早期臺南地區重要的史料。從「續臺灣文化史說」一書之第四頁，我們攝出華連泰因「新舊東印度誌」所載之「安平古地方圖」，此圖對於古代